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得獎無數，曾設計上海世博新加坡館，近為新加坡植物園策劃籌備擴充案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野生 未被馴服的內在人性 · 陳家毅

東京《野生展》探討奧妙的宇宙自然現象；當下人類過份科技化，須回溯心中未被馴服的「野生」狀態。

安 藤忠雄的東京作品展《挑戰》，不僅

場內手稿、建築圖、模型、視頻充塞，還在場外的開曠空間重建了局部早年的成名作「光之教堂」。讓人以一比一感受到建築實體的大小虛實，以及空間內玄妙的十字光源。結束前，展覽意猶未盡，引導觀眾前去不遠處的「21」設計視野」畫廊，續看播放的紀錄片和標示的建材，進一步了解當年營造組如何將安藤的設計，在繁忙都市中挖土復建蓋，實踐出來。

外觀看似相等其實大小不同，這對三角屋頂觸地的畫廊建築物位於六本木「中城」(Mid Town)花園左上角。安藤續展在西北邊的地面展廳，其實是小亭。正北邊另一幢由樓梯通往地下層的長房子，才是「21」設計視野」真正的展覽場。

我原隨安藤《挑戰》

而來，到了這裏才發現畫廊的重頭戲是別個展覽：

《野生展》。展覽探討了宇宙間、自然界無可解說的一些現象。心中尚未被人工馴服的「野生」狀態，是當下過份科技化人類極之需要的生命泉。全場展示了從古至今、從各處收羅而來的物件，引證了世上看似湊巧，其實原來一切的發生，有其因果

機緣。

開首介紹的「丸石神」，就異常地引人入勝。渾然天成的丸石球有大有小，常發現於日本山梨縣甲州的河邊、溪澗。自遠古的繩文時代以來，譜成日本崇拜的「石頭記」。我們如果仔細觀察，千萬年來日本島嶼的形成，山與田被海洋團環繞，土與水依賴而共生。東京、大阪真正成為國際大都會不過是近一百多年的



21 Design Sight

■ 東瀛石頭記：《野生展》以日本山梨縣尋獲的丸石開場，述說「天地與我同根」的奧妙神奇

給予日本環境帶來的影響，涉及周遭而產生的更變。近年中澤新一更專注於研究日本自然學奇才南方熊楠；曾活躍於明治維新後期的南方熊楠早年負笈美國，後轉轉抵達英國。在大英博物館工作的幾年，深受當時氣氛正濃的自然學派影響，開始對花草樹木、自然生態觀察入微。南方熊楠在一九零零年回到和歌山家鄉，在森林裏過著極簡生活，深入研究佛經、自然、民俗等學問。

《野生展》介紹了南方熊楠後期隱居的心得。一為「緣起」；人類皆有股原力、氣場，若不被世俗與學習所困縛馴服，可與自然界無礙溝通。摘錄自南方熊楠給友人的信簡，便有關於「夢境」的段落，與西方二十世紀初期「超現實」、「達達」主義所說的「潛意識」相通。南方熊楠的「緣起」卻是取自於《華嚴經》，顯然和西方無神進化論派，又不盡然相同。

二是南方熊楠以日、英文密密麻麻書寫的筆記，附帶水彩寫生。手繪菌類圖譜的野生菌菇長長短短，親手在深山林野中採獲。南方熊楠解說：即便最低卑細微的黏菌，在蒼茫天地間也有其貢獻和作用。在此介入了《涅槃經》裏「瞬即」的概念，「生」與「死」互相交替不斷，完成了宇宙間

的生生不息。

中澤新一借用了南方熊楠晚年的主張作為展覽主題，但又四下擴張開去將之發揮得淋漓盡致。日本北海道的野熊木雕、東京民俗藝能團體的假面（面具）和服飾、繩文時代的陶土獸俑、京都高山寺古畫「鳥獸人物戲圖」等展示莫不表現了人，與自然，與其他生靈的融合無間。在中澤新一的眼裏，高山寺古畫中人形化的兔蛙猴，開啟了日本版畫、漫畫等民俗美學，更造就了往後普及國內外的動漫通俗文化。展覽大膽地將魚鳥獸彩陶孩童玩具，和各款式、大小不同的艷彩塑膠「哈囉吉蒂」，如同藝術品般排列在京都古畫前，讓民俗文化貫穿新舊古今。

用日常素材詮釋自然生態

展覽一邊鋪陳日本歷史和傳統民俗，另一邊展示了現代藝術家、設計師、攝影師的現場裝置，一經一緯地往返交織。新藝術用日常素材來詮釋自然生態，作品引人深思。田島征三的「遠吠之獸」遠觀無數小指頭根插在畫布上，如漩渦、舞姿，近看原來是玉蘭樹的落果。渡邊拓也以泥巴重製古早工具、器皿，人類創造它們來延伸人體的局限。井上嗣也的雙拼圖裏，小若魚紋大若地景並排在一起，讓人驚嘆兩不相干者形態上的異常相似。樹枝杈杈、劃雷閃光，火山口、月亮面，鳥兒、昆蟲、花朵……原來萬物與我同源。■